

春来花有信,一树海棠开。

赏海棠

春来花有信,一树海棠开。

早几天看,那虬枝曲干,还是水瘦山寒。眼见着花苞渐次丰满,胭脂匀淡,如珠如玉。一朵,两朵,三五朵,没几天工夫,便满枝头烂漫起来。

准确地说,应该叫一盆海棠开,这是侍弄了好几年的海棠盆景。新年一过,便欣然展露笑颜,团花簇锦,满目明艳,整个屋子都亮堂了好多。

家人很开心,争着拍照发视频,这树海棠就成了家庭群里的网红。远在海外的三妹看到图片,起了乡思,感叹:春风若解游子意,遥送祝福到江东。

我看了也很感慨,可真的想说,又不免踌躇起来,恁般熟悉的海棠忽又陌生了。不过,陌生就对了,海棠原本并非吾乡习见的树木。仔细一想,海棠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存在:生活中比较生,文化中却那么熟。

你听,海棠花在民歌里深情地唱道:

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,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。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,你为什么还不到来?……

海棠花跟美丽的姑娘有关系吗?关系可不一般。在故事里,海棠花千娇百媚着呢。据宋代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记载,唐明皇登沉香亭,召太真妃,妃子醉未醒,被侍儿扶掖而至。醉颜残妆,鬓乱钗横,不能再拜。明皇笑曰:“岂妃子醉,直海棠睡未足耳!”古今爱情故事令人一叹者多矣,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一曲《长恨歌》一定是十分特别的那一个。

“海棠春睡”典出于此。把这个典故用活了的文人是苏东坡。东坡爱海棠,一往情深,诗心一动,《海棠》永流传:

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

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

天才原是花痴,为之熬夜也无怨。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在坡仙笔下,“海棠春睡”进一步人格化。实际上,无眠之人别有怀抱,只是东坡洒脱,旷达与深情遮掩了失意与寂寞。

东坡多才又多情,李清照对他却不大待见,她直言苏词不协律,批评苏东坡不太懂音乐,但她对海棠的喜爱倒是与东坡心意莫逆,这也算得知音。李清照一曲《如梦令》,名气不要太大。

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

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

知否,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

词,心绪文学也。李易安词中圣手,寥寥一曲道出许多婉转。这首小令,像个微剧本,人物,情节,时间,环境,氛围,更妙的还有对白,主仆问答,风起海棠,吹皱心湖。

到了明代,江南才子唐伯虎进一步丰富了想象,画了一幅《海棠美人图》。《六如居士全集》卷三有《题海棠美人》诗:

褪尽东风满面妆,可怜蝶粉与蜂狂。

自今意思谁能说,一片春心付海棠。

美人落寞,心思只能说与海棠。一片春心付海棠,绝妙好辞!也有人说唐寅并未画过此图,有此一说主要因为《红楼梦》中的相关描写。小说家之言,本不足为凭,但附会于唐伯虎名下,人们就乐意相信,谁让他有个风流才子的雅号呢。

如此说来,“海棠春睡”已不单单是一种情感描摹,而是文人情思与文化意蕴。

与其坐而空谈,孰若花前流连?说走咱就走,春色伴我游。

现在想看海棠,可不像从前了,回老家走走即可,吾乡从前的沃野平畴如今是成片的海棠林。

前几日到海棠园转转,天朗气清,贴梗海棠开得正欢;垂丝海棠大部分花苞都在攒着劲,全开了一定很热闹;西府海棠修身玉立,含苞待放。

海棠园很大的一个妙处是湖面开阔,水光潋滟。园子有了水,就灵动了。海棠临水妆,惊鸿光影来。

中华海棠园,吾乡的自豪:

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。欢迎来盐渎,相约看海棠。

春雨又称“杏花雨”,她呼唤花骨朵儿快快醒来,妆扮美丽的春天。

春雨遐思

半夜醒来,听窗外雨声滴滴答答,清脆悦耳,恍如钢琴弹奏出的乐曲。静心聆听,这声音里还夹杂着窗外那几棵竹子在风中摇曳发出的沙沙声,那是一位外地友人特地带给我观赏斑竹。

我睡意顿消,心情也愉悦起来,许多关于春雨的画面浮现在眼前:细雨中,在田间弯腰耕作的农民;放学路上,手牵着手在雨后彩虹下笑语盈盈的学生……

春雨又称“杏花雨”,她呼唤花骨朵儿快快醒来,妆扮美丽的春天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一场春雨初霁,粉红色的杏花便压弯枝头,一树花开,蝶舞蜂闹,春意盎然。三五好友在树下流连忘返,谈笑嬉闹,一起合影,不负春光不负卿!“谁家旧宅春无人,深园帘遮杏花雨”,寂静的庭院,雨雾笼罩下,青砖黛瓦,屋檐处燕子衔泥筑巢,杏花开放,满园花香。春雨又将树叶上的浮土冲去,露出碧绿的颜色,那又是一番清新可人的意境啊。

小时候,常听大人说:“春雨不隔人,乡村农事忙。”小路上,田地间,到处都是戴着斗笠,拿着农具的农民,他们在翻土、施肥、播种。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,趁着这春雨带来的春潮,辛勤劳作着,为一年的好收成开个好头。

他们忙碌着,忘记了时间,忘记了饥饿,直到孩子们连蹦带跳地跑到跟前,脆生生地大喊一声:爹,回家吃午饭咯!他们才抬起头向远处村庄望去,果然,村庄上空炊烟袅袅,在细雨蒙蒙中氤氲成了一幅丹青水墨画。

江南的春雨细密如针如丝,往往伴随着晴空艳阳。前年的暮春,我在苏州留园的轩榭楼台,假山池沼间观赏金鱼戏水,与一场春雨不期而遇。迎着阳光,那雨丝闪着银光,飘逸而来,我们欢笑着仰起头伸开臂膀去迎接它,好美的太阳雨哦!大街上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干脆收起花折伞,手挽手地在雨里走着,任清凉的雨丝落在皮肤上,任微风撩起发丝,青春幸福的眼眸里满是欢喜!

春雨里适合思乡,暮色垂杨中,如烟如雾,远离故乡的人们因它而惆怅。“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……休对故人思故国,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遥想千百年前,苏轼伫立台阶前,深情凝重,期望那鸿雁传书,带来故乡亲人音讯,心情难以平静,转身回屋品茗,奋笔疾书,留下千古文章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从杜牧的诗里,读出对朝代更迭,岁月变迁,历史风云的慨叹。

春雨里适合读书,窗外雨声淅淅沥沥,煮一壶新茶,热气萦绕,捧一本唐诗宋词或散文小说阅读着,与作者交流,与书中人物对话,

此时无人打扰,也无事干扰,尽享书香兰心。有时,读着读着,想起往事,不由得会心一笑。

春雨仍在滴滴答答地响着,窗外渐渐明亮起来,新的一年如约而至。拉开窗帘,雨水在竹叶上晶莹剔透,远处的草坪上几朵野花开放,含羞带笑,春雨给人间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登瀛

刊头书法 暂科书

一条河的春夏秋冬

春节刚过,林立河水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流淌。河西岸去年新矗立起几栋高楼,是镇上新农村建设的集中安置小区,搬迁的村民住上了整洁亮堂的新楼房,喜悦弥漫在空气里。河东岸住着老李他们这样的老村民,基本都是一间堂屋,东西厢房,外加厨房和厕所的格局。门前一亩自留地,种着镇上特色产业菊花和常见的蔬菜。“过两年,儿子娶媳妇,也给他们搬到对岸新楼房住。”老李说着,眼神里满是向往。

天气渐渐热了起来,燥热的三伏天还未到,老李一家已经心烦意乱。林立河西堤岸伸出一根圆圆的管道,正对着老李家的宅子,直径约八十厘米,没日没夜地往外淌着污水,夹杂着气味。每天在自留地里干活,老李渐渐发现,林立河水一天比一天黢黑,随着气温的上升,味道也越发难闻起来。“这是哪里来的水?以前怎么没有?”顺着管道慢慢找寻,发现这是集中安置小区的排水管。“那么多人住在小区里,所有脏水都排在这条小河里,哪里吃得消哦?鱼都翻白了。小区好像也不那么好哦?”老李的眉头越皱越紧,这事他向村里反映过几次,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快解决了。

枝头的柿子黄了又红,地里的菊花白了又黄。这天,老李两口子在地里摘菊花准备到镇上卖,来了两个外乡人。他们站在老李家屋旁的小路上,对着堤岸上的排水管指划,来回查看。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“我们是区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官,请问您知道往河里直排的污水是哪里来的吗?”“对面的安置小区的污水都往河里排,夏天简直臭死了,也没人管。”老李忿忿地说着,手上还摘着菊花。“走,上对岸看看。”两名检察官沿着管道一路查看、拍照、取证,询问小区住户,老李的说法得到了印证。“这可不行,河道污染严重,这样绝不是长久之计。得想办法尽快解决,污水处理厂不是建成了么,得把管道接上啊!回去跟主管单位沟通情况,推动落实。”

两个月内,主管单位制定了落实方案并回复检察机关,“筹集资金、组织施工,方案最迟在年底一定落实到位。”

冬天来临的时候,主管单位通报了最新情况,污水管道已经接入管网,生活污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,林立河污水直排的问题已经解决。

“咱们再去现场看一眼。”检察官决定对林立河来个现场“回头看”。“来镇上几次了,先是请人清理了河里的淤泥和垃圾,最近管道也不往外排脏水了。”老李边忙着在地里摘菜准备午饭,边跟检察官讲述最近的变化。

“你快点,等菜下锅呢。过两年,儿子回来,就让他住对岸小区,他们住得舒心,我们将来帮忙带孩子也方便。”李大妈抄着锅铲走到门外对老李和检察官说。

两名检察官相视微笑,“好,问题解决了,你们住得舒心就好。”



灯下漫笔
响水 李士兵

一路走来
亭湖 王静俞玲